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王政君

成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 - 80723 - 146 - 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 =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成思远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4600 千字

印 张:518.5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套

标准书号:ISBN 7 - 80723 - 146 - 7/I · 46

定 价:2580.00 元(全 100 册)



一、两议婚礼	(1)
二、人掖庭为家人子	(8)
三、母以子贵	(15)
四、昭君出塞	(20)
五、太子废弃之争	(32)
六、成帝嬉于女色	(45)
七、王莽初掌朝政	(59)
八、成哀之间	(70)
九、王莽篡权	(87)
十、新室文母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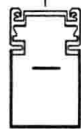
一、两议婚礼

王氏家族是田齐的流裔。王莽篡汉做皇帝后，写了一个《自本》追述自己的世系，其中说：

“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重，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

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给王莽搞烦琐的世系考证，更没有必要用世系考证去证明他的血统是否高贵。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此类血统论除了可以作为研究封建政治历史观的材料外，没有其他任何用处。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除了王莽作为齐国田氏的后裔这一点没有疑义外，他胡诌出的田氏之前那个虚无飘渺的世系没有多少真实的历史根据。王莽之所以把半是传说，半是真实的世系捏合在一起，目的就是给自己的篡汉从祖宗那里寻找一个神圣的根据。因为刘邦自诩为尧的后代，那么，按照“五德终始”和“三统”、“三正”之类的理论，如同舜代尧要一样，作为舜的后代的王莽，其取代尧的后裔的刘氏皇朝也是命中注定，天理昭然的。

秦汉以来，王莽的家世是清楚的。文景时期，田安的孙子王遂居于东平陵（今山东章丘），生王贺，汉武帝时





做绣衣御史，这是武帝专门设立的用于监军的监察官员。武帝后期，不少地方暴发了农民起义，这些绣衣御史被派往农民起义军势力强大的郡县，督责郡县官吏严厉镇压起义军。对很快安定地方的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如，绣衣御史暴胜之等人奏杀镇压起义军不力的郡县官吏以及与起义军通消息供饮食的百姓万余人。当时，王贺被派往魏郡（今河北临漳一带）督责郡守县令等围剿坚卢等起义军。他没有采取残酷的镇压措施，对坚卢的部众网开一面，对镇压不力的官员也曲予回护，优容，结果被别人告发，他自己因此丢掉了官职。但他并不后悔，而是叹息着说：“我听说挽救千人之命者子孙就能封侯，我救活者超过万人了，后世子孙应该兴旺发达吧！”王贺免官后，因与东平陵的终氏结怨，就举家迁居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的委粟里，因德高望重，被任为三老，为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受到魏郡百姓的敬重。

王贺生子王禁，字稚君，少时在长安学习法律，做廷尉史。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生女儿王政君，她就是后来元帝的皇后。王禁有大志，不拘小节，好酒色，娶了不少妻妾，生了四个女儿八个男孩，长女名君侠，次女政君，三女君力，四女君弟；儿子依次为凤字孝卿，曼字元卿，谭字子元，崇字少子，商字子夏，立字子叔，根字稚卿，逢时字季卿。其中，王凤、王崇与王政君同母。其母为王禁的嫡妻，是魏郡李家的女儿，后因妒被王禁赶走，更嫁河内（今河南焦作一带）苟宾为妻。

据说，当年王政君的母亲怀她时，曾梦见月亮投入她



的怀抱。及其长大，“婉顺得妇人道”。至待嫁之年，王禁一连给她许配数户人家，男方都在结婚前夕莫名其妙地死去。后来，东平王刘宇聘其为姬，未入王府，刘宇也死去。王禁十分惊异，于是找算命先生为女儿相面，得到的回答是：“当大贵，不可言。”王禁深以为然，就教女儿读书学琴，使之受到良好的教育。

转眼之间，政君十五岁了，古人称这为“及笄”之年，表示已经成人，可以议婚了。人们早就听说政君品貌俱佳，所以，求婚者络绎不绝，几乎踏破门坎。好女百人求，王禁自然高兴，媒人来到，他热情接待，仔细听媒人介绍对方的家境、相貌、品德、学业……，听完了，也不说什么，客客气气地把媒人打发走。王禁自有他的打算，不能匆匆忙忙就答应某人，他要为女儿好好选一个丈夫。就这样，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王禁终于选中了一位乘龙快婿，这是自己一位老友的儿子，从小看着长大的，聪慧颖悟，在长安城中有“才子”之称，同时，性情温和，风流倜傥，乃一翩翩佳公子也。这样的人配自己的女儿才算合适。王禁按捺不住心中的高兴，就想把这个消息快些告诉政君，而且还想听听女儿的意思。没想到女儿却比他明白得多，只听得女儿一本正经地说道：“爹爹怎么糊涂了。圣贤有言，女儿要听从父亲的安排。自古道，婚姻大事得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亲选中谁就是谁，怎么竟然和做女儿的商量起来了。此事若是传扬出去，女儿不但被人耻笑，就是爹爹您老人家也要被人议论。”王禁本来是个不拘礼数的人，没想



到，从女儿口中冒出这么一篇大道理，还处处批评着自己，不由得有些恼火：“真真地不知好歹！”话是这样说，但心中却暗暗佩服女儿，小小年纪，竟如此明理，实在难得。我有这样的女儿，却也是福分不浅哟。

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王禁与老友本来是多年的交情，彼此情投意合，如今又做了儿女亲家，自是亲上加亲，往来又频繁密切了几分。日子过得真快，转眼迎娶的日子已经临近了，王家忙着为政君置办妆奁，王禁因为政君的生母不在，对她格外地关心。政君听丫环们私下议论，新姑爷人长得漂亮，才学又好，更难得的是性情温柔，不由心中暗喜，自忖终生有靠。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位王家未过门的女婿却突然得了病，高烧不退，口中直说胡话。他的父亲十分焦急，眼看吉期就到，没想到却这样，急得他到处请医访药，求神问卜，可病不但不见好，反而加重了。一日，仆人来报：“公子昏过去了。”他赶紧来到儿子榻前，只见儿子双目紧闭，呼吸急促，已不省人事了。他心如刀绞，不由得老泪纵横。王家早已得到消息，不时地前来派人问候打听，这一日，王禁亲自来看看，没想到就看到了这一场面。二人对视无言，唯有唏嘘而已。过了半天，王禁说：“事到如今，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现在还是先为他预备一下后事吧！”

一位如意郎君这么快就死去了，两家都十分伤痛，政君表面没说什么，暗中却不知掉了多少眼泪，自叹自己命苦，没有福分。邻居们说什么的都有，有替她惋惜的，



有表示同情的，然而背地里都说政君的命硬，专门克夫，普通人享用不起。众人的议论王禁倒是没听见，只是媒人上门的少了，王禁倒不着急，反正政君年纪还小，不必太着忙。

闲话不长腿，但却传得快，很快，就传到了东平王府中了。东平王听到下人的谈论，也来了兴致。有人就说。“政君命硬，一般老百姓自然承受不起。王爷您尊贵无比，什么人能克得动您呢！再说这个王小姐品貌出众，娴静大方，您何不将她娶来，以充后陈呢？”一番话说得东平王活了心，于是派人去王家求亲。东平王的妻妾本来不少，王禁知道女儿也只能充当一名侍妾，怕委屈了女儿；但又一想，在王爷身边，日后或许能有个出头的日子，总比嫁个平头百姓强。于是就答应了下来。聘礼送过，定下后日迎娶。可就在迎娶的前一天晚上，东平王突然暴病身亡。

两次议婚，男方两次死亡，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王政君是“克夫星”下界，谁聘她谁倒霉；有人说她命中注定不能结婚，……在一段时间里，这件事几乎成了人们谈话的中心。王禁的耳朵里也听了不少这类活，他也觉得这事实实在奇怪，难道自己的女儿真的是“克夫星”吗？他仔细端详自己的女儿，文静端庄，艳丽而不轻浮，装束淡雅，好似出水芙蓉，王禁不仅摇了摇头，这样的好孩子怎么能是“克夫星”呢！突然，他在政君的脸上好像发现了什么，赶快擦擦眼睛，仔细观瞧，可又什么也看不到了。他闭上眼睛，回想方才那一瞬间，似乎在



政君的两眉之间，就是被称作“泥丸宫”的地方，看见一只金碧辉煌的凤鸟飞出……，莫非她将来……，王禁不敢再想下去。

第二天一大早，王禁就派人将长安城中最有名的卜者张铁口请来，据说这位先生为人卜卦算命看相，百发百中，他口中说出的话，从无虚妄不验之语，故此人送美号“铁口”。当下坐定，拿过政君的生辰八字，仔细地看看，就见他右手姆指不断地在其它四指上下点划，口中叨叨咕咕，念念有辞，一会摇摇头，一会又点点头，突然，一掌拍在案上，大叫：“了不得，了不得！真真地贵不可言。”

王禁吓了一跳，赶忙问：“此话怎讲，还望先生明白宣示。”

张铁口也觉得方才的行动过于莽撞了些，躬身一礼，说道：“请原谅我的不恭。我因此女八字极不一般，几千、几万人中也不曾见到一个，故此忘形。如果能让我再看看小姐的面相，那我就可以断定了。”

王禁让丫头们把小姐请来，张铁口一见，起身离坐，向王禁深施一礼，口中不住道喜：“恭喜恭喜。此女尊贵无比，日后当母仪天下，千古留名。您因此女而得封侯，王家门庭也因此女光大显赫。”

王禁心中虽喜，嘴里却说：“我是个普通百姓，有何德能，得此贵女。先生莫不是看差了吧，还请再仔细观瞧观瞧。”

“我张铁口从无半句谎言，”这位算卦先生的话里已



经带有几分火气了：“若不相信，我即刻告退，请另择高明。”说罢，拿起东西就要走。

王禁赶快让仆人留住，自己不住地打拱作揖，赔礼道歉：“先生请息怒！我没有那个意思，丝毫没有不相信的想法。我只是觉得，像我这样的寻常百姓，怎么能有那么大的福分呢？”

铁口道：“此言差矣。昔日，令尊大人在魏郡活人无数，此事有口皆碑，功德无量。其阴德感动天地，必将泽及后世子孙。你若不信，我再请问，此女出生时，可有什么祥兆没有哇？”

王禁想了半天：“没有哇，哪里有什么详兆呢。噢，有那么一个梦，可那也不算什么呀！”

“请讲。”

“是这样的。只记得拙荆在怀此女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只身一人来到一处幽雅的地方，四周鲜花盛开，姹紫嫣红，尤其是一株牡丹更是喜人，蜂围蝶绕，百花护持。不时拂来阵阵微风，飘来股股芳香。而天上一轮明月，分外皎洁晶莹，散发出柔和温馨的光芒，投向花丛，投向大地。此时拙荆心中极为欢畅，观一阵地上的花草，又赏一会天上的圆月，她觉得月亮好像是在动，在向她靠近，突然，呼喇一声，这明月竟一下子落在拙荆的怀中了，人也当时就吓醒了。醒来对我说起此事，仍觉心在怦怦乱跳。这梦主何吉凶，当时也没细想。可这算什么呢？”王禁说完，又加上一句：“后来我们夫妻却生分了，我总想，这不是什么好梦。”



“此梦不寻常啊！它不应在你们夫妻身上，而是应验在小姐之身。自古以来，梦日月入怀者，多生贵儿贵女。梦日入怀，生男则有帝王之命，梦月入怀，生女则有皇后之尊。此女日后定有国母之分啊！”张铁口接着说：“你再看她的相貌，广额修眉，凤目朝天，乃天生的福相。且观其气度大雅，端庄修持，不威不怒，然而却令人在她面前不敢有丝毫的不恭与放肆。此女之尊贵，无人能与之比拟。待你将亲眼见到，方知我此言为不虚也。”

一番话说得王禁心服口服，他再三称谢，并以重金相赠，从此，王禁又有了一个新的打算。

二、入掖庭为家人子

自从张铁口为政君算过命之后，王禁坚信自己的女儿绝非凡人，命相尊贵，当配至尊，一般的凡夫俗子怎么能享用得了呢！两次许婚，对方两次亡故，这正是天意，若要违背天意，那肯定是自取其咎。故此，他对政君开始精心调教。本来他是个不大关心家事的人，如今却是一改常态，亲自出马，为政君请来几位老师，教她诗词歌赋，弹琴舞蹈。政君也颇有灵性，教啥会啥，学啥像啥，不到一年的工夫，那棋琴书画，歌唱舞蹈却也学得很有些水平了，唱起歌来，虽不至绕梁三日，却也是莺声燕语，婉转动听；跳起舞来，身轻如燕，舞姿优美；四书五经也背些在肚里，张口诗云子曰，每日临帖摹画，



颇为用心。家人看她学得勤苦，生怕累坏了身子，劝她少学点，她只一笑了之，她的庶母有时竟与她开个玩笑：“小姐如此，莫非是要做个女学士？”政君笑而不答，她是个极聪明的女子，焉能不知其父的用意。这一切不过是为来日做个基础罢了。

自从这两次婚姻失败后，再也没有媒人上门，那些想为儿子娶亲的人家也颇晓政君的才华容颜，可是，心有余悸，谁敢冒此风险呢！转眼政君已经18岁了。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政君此时的风度容貌又非前二年可比。虽说是脸面的大轮廓未变，但见凤鬟雾鬓，绰约多姿，身材颀长，肌肤莹洁，好似月宫仙子一般，且举止幽娴，温顺端庄，不苟言笑，别有一种高贵的仪态。于是王禁就把她献入皇宫。政君初到皇宫内苑，仅仅是一名没有任何名号的宫女，就叫作“家人子”，负责宫中端茶倒水，洒扫庭堂等杂劳。这种家人子虽是地位低微，但因身在宫中，就有与皇帝接触的机会，若能得到皇帝的眷顾爱怜，富贵也就有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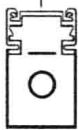
政君入宫之时，正是汉宣帝五凤年间。这位皇帝是被史家们大力吹捧的圣明君王之一。他的童年也充满了艰难，其父是汉武帝的太子刘据之子，因遭巫蛊之祸，他的父母、祖父母都被害身死，此时他才刚出生几个月，也被囚禁在监狱中。后因大赦得出监，长期生活在民间，并娶了主管织作染练事务的宦者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妻，生有一子刘璿。他即皇帝位后，不忘患难之交，以许平君为皇后。但事情往往难尽如人意，平君只做了三



年皇后，就被毒死了。原来当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有一女，他的夫人霍显日夜祷告神明，要使自己女儿成为皇后，于是背着霍光，趁许平君生病之机，买通医生，药中置毒，毒死平君，使己女高居皇后之位。霍女立后的第三年，宣布立刘瑁为太子。宣帝也有几个儿子，是其他姬妾所生，有的是其母无宠，有的是不喜欢其子，唯独刘瑁，是自己即位前在民间所生，看见他，就想起了与自己患难相随的许平君，如今自己位登九五，尊贵已极，平君却撒手人寰，弃己而去，思想起来，如何不令人心痛鼻酸。再加上小小年纪就失去了母爱，乏人护持，实在令人可怜。为了平君，也得立刘瑁为太子。

刘瑁立为太子，却引起了霍后母女的不平与愤怒：刘瑁为太子了，那以后皇后生下儿子，难道还得位王吗？霍后几次设计，想要毒死刘，都未得逞。事情传到宣帝耳朵里，渐渐地平君被毒的事也泄露出来，宣帝大怒，废霍后，霍家也因阴谋图叛被诛灭。宣帝可怜刘瑁年小失母，就在后宫中选了王婕妤立为皇后，王婕妤平素为人谨慎小心，心地善良，还没有儿子，她就把刘瑁当作自己的亲生子一般，精心爱护关怀，这正是无子而有子，无母又得母，母子之间，情意正洽，宣帝看在眼里，自然高兴，总算是对得起平君了。

很快，刘瑁就到了该娶亲的年龄了，宣帝为他聘了太子妃，身边还有妻妾十多人，这中间，刘瑁最喜欢的是司马良娣。按着当时的规定，皇太子身边的妻妾有三等名号：妃、良娣、孺子，良娣是二等的妾。而这司马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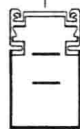


娣生得千娇百媚，眉如远山，眼含秋水，两腮如桃花。吹拉弹唱，无所不会，书画博弈，无所不能。聪慧明敏，善解人意。太子若有不快之事，司马良娣察颜观色，早已知晓，便陪着太子说笑解闷，出些花样让他高兴，久之，太子竟离不开司马良娣了。司马良娣专房擅宠，日夜相随，其他姬妾早被刘瑁忘得干干净净。

自古道：喜极生悲。这司马良娣满以为将刘瑁抓到手心，这日后娘娘的宝座一定是我的了，哪知竟得了重病。刘瑁比自家有病还难受，派人把御医院最好的医生请来。晚上，命人在院中摆上香案，焚起一炉好香，他亲自叩拜天地，祈求司马良娣病体痊愈。

然而，这些终究留不住司马良娣，只见她日渐衰弱，花容暗淡，两目无光，气喘吁吁，眼见得竟要去了。刘瑁日夜守在她身边，喂水喂药，就是对自己的母亲也没有尽过这样的心思。

连续几日，刘瑁太累了，一天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朦胧之中，他觉得还像有人在动，睁眼一看，竟是司马良娣正挣扎要起来。刘瑁赶忙扶她躺下。司马良娣早已喘作一团，她紧紧地拉着太子的手，说道：“殿下对我恩重如山，我本想长期陪伴，无奈病入膏肓，已不可救治了。”言罢，哽咽不止。刘瑁本想找些好言安慰，无奈心如刀刺一般，只有落泪的份儿，哪还能说出什么话来。过了一会，司马良娣又说：“殿下，您知道吗？我如今病到这个程度，不是我寿禄已尽，而是有人在陷害我。您的那些妃嫔们见您宠爱我，她们不得靠前，十分妒忌。





当面不敢说什么，却在背后发泄怨言，每每向天地祷告，让我快死，我就是被她们诅咒成这个样子的啊！殿下，您要为我报仇啊！”

几天后，这位如花似玉的美人竟是香消玉散了，刘瑁吩咐，要好好办办她的后事，并要其余的妃嫔们都来为她挂孝，也好为她出出气。他自己像是丢了魂魄一样，每日混混噩噩，不言不动，茶饭皆废。这可急坏了汉宣帝和王皇后，派来最好的御医诊治，医生回报说：“太子没什么大病，只是忧伤过度，吃几副药就好了。”宣帝这才放下心来。

随着日月的流逝，刘瑁的伤痛之心也逐渐好些，但司马良娣的话总在耳边响着：“我是被她们诅咒死的！我是被她们诅咒死的！”“你要为我报仇啊！”刘瑁真恨不得把这些妃嫔都弄死，可是，理智告诉他那样做是不行的，你并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怎么就可以加罪于人呢！更何况自己的父、祖都身受巫蛊之害，这事怎么可轻举妄动呢？无法发泄的怨恨，久在胸中郁积，使刘瑁终日闷闷不乐，性情也变得十分暴躁，宫人侍候得稍不如意，就要挨一顿板子，那些妃嫔更不敢到他面前来，生怕不知何事惹恼了他。就这样，几个月过去，刘瑁瘦了一圈，无精打采，恹恹成病了。

太子是国家的至关重要的人物，太子有事，宫中上下不安，刘瑁得病的原委，早有人原原本本地向皇帝奏闻了。宣布闻听，说道：“何必如此钟情于一人呢？天下好女甚多。既是太子身边的人都不合意，再拣选几个品貌



俱佳的宫人送至太子宫中。”这边王皇后赶紧在宫女中挑选，经过一番精心筛选，选中了五位容貌秀雅娴静、能歌善舞的家人子服侍刘瑁，政君恰在选中。

一日，天气晴好，阳光灿烂，微风拂煦，刘瑁也觉得心情似乎好些。他照例去朝见皇后。王皇后见刘瑁到来，十分高兴，刘瑁见过礼，就在皇后身旁坐下。望着太子日见消瘦的面容，王皇后心中一阵酸楚，她拉着刘瑁的手，关切地说道：“我儿何苦这样折磨自己呢？这叫为娘的如何是好啊！”说着，吩咐：“快将为太子选来的宫人宣入。”一会儿，五位宫人鱼贯而入，先向皇后请安，然后站起身来立在一旁。王皇后细细打量这几位精心挑选出的宫女，见她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面露喜色，鲜妍可爱，秀色堪餐，她满意地点点头，让她们去见过太子。五位宫女早就盼望这一天了，听到皇后旨意，无不喜出望外，当下见过太子，皇后吩咐坐下，五位少女就在太子肩下一字排开坐下了。

政君自从被挑为五人之一，自是高兴，但能否入太子之眼，还不好说，再说与其同时被选上的四人也一样地肌如凝脂，貌似天仙，自己怎样才能压倒众人，独占群芳之首呢？政君是个有心计的姑娘，别看他少言寡语，她觉得言多有失，一动不如一静，静观事态，强似劳神费力。她觉得，要使太子注意，就得与众不同，于是，她精心地设计了自己的装束。既不可太艳，但又不能太素气。今天，她穿了一件淡紫色的袍服，在衣服的领口上、袖头上、底边上却镶上了一道不宽不窄的红边，淡

